

欽定宋史

卷二百
八十七
之一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六

楊礪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齡

從子
絃

趙安仁

父子良
規孫君錫

陳彭年

楊礪字汝礪京兆鄆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同
平章事本宦官復恭假子也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
仁儼入蜀仕王氏爲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累遷永
和令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絕水漿數日服除以
祿不足養母閑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諭礪乃赴官

解褐鳳州團練推官歲餘又以母疾棄官開寶九年詣
闕獻書詔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官入遷光祿寺丞
丁內艱起就職久之轉祕書丞改屯田員外郎知鄂州
以善政聞端拱初真宗在襄邸遷庫部充記室叅軍賜
金紫初廣順中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
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
往觀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圭南向總三十餘礪
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己名居首
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
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

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籍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卽所夢來和天尊也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爲推官真宗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儲宮建兼右諭德轉度支郎中卽位拜給事中判吏部銓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咸平初知貢舉俄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軫悼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卽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二一
礪爲文尚繁無師法每詩一題或數十篇在翰林制誥
迂惟見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嶠至祠部郎中嶧至
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嶠至道初與張庶凝刊
校真宗儲邸書籍真宗卽位皆賜進士出身直史館嶠
至祠部郎中庶凝至太常丞

宋湜字持正京兆長安人曾祖擇牟平令祖贊萬年令
父溫故晉天福中進士至左補闕弟溫舒亦進士至職
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勵志
篤學事母以孝聞溫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牋奏詞敏
而麗溫舒拊背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太平

與國五年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權鹽院就遷
右贊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雍熙
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仍賜白金
五百兩錢五百萬加戶部員外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
俄判刑部賜金紫淳化二年妖尼道安訟大理斷獄不
當湜坐累降均州團練副使時母老湜留其室奉養移
汝州與王禹偁並召入爲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
以職方員外郎再知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進封駁
司至道元年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
判昭文史館事加兵部郎中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丁

丙艱起復咸平元年冬改給事中充樞密副使真宗北
巡將次大名以扈從軍列爲行陣親御鎧甲於中諸王
樞密介胃以從命湜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常召
見便殿方奏事疾作仆地內侍掖出太醫診視撫問相
繼以疾亟聞明年正月真宗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
此朕嘗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又遣內侍護送
供帳至澶州卒年五十一廢朝贈吏部侍郎以子綸爲
太祝純爲奉禮郎弟某爲光祿寺丞湛爲大理寺丞姪
孫選同學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
書諡曰忠定湜風貌秀整有醞藉器識冲遠好學美文

詞善談論飲謔曉音律妙於奕棋筆法道媚書帖之出人多傳倣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湜兄泌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至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記室叅軍溫舒三子沆澥濤沆剛率喜談兵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歷左正言京西轉運使度支判官淳化二年呂蒙正罷相沆坐親黨貶宜州團練副使起爲太子中允換如京副使咸平中遣與梅詢使西京爲安撫使未行罷爲環慶路都監與知環州張從古擅發兵襲敵不與部署叶謀又士卒有死傷者責授供奉官後爲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卒

澥有清節居長安不仕與种放魏野遊多篇什酬唱濤
端拱二年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縣以政績聞賜緋魚
歷鹽鐵判官累遷監察御史知虢州純及泌子緯皆至
殿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
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
京師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
秦州司寇叅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爲政苛急盜賊羣
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
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

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太宗征河東嗣宗
陳邊事召赴行在就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贊善大
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
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猥信此輩以爲耳目臣
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
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
上言本州權酤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私釀者
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自
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入爲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
充河北轉運副使時邊境用兵崔翰爲大將嗣宗每以

苦言激其展効就賜緋魚太宗將議親征嗣宗上疏言契丹必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爲度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挾本司署門取藥爲直官宋鎬所發坐罷職頃之出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貝州驍捷卒五十餘人謀竊發嗣宗率吏悉擒之優詔嘉獎遷虞部郎中賜錢百萬至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爲政暴率聞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初漕運經泗州

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置城隅遂獲安濟又建議外任
官奉薄貪猥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嬰貧匱請以公田
均賜之就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
常少卿踰年以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使改鹽鐵使
嘗與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顥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
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者衆尤爲耗蠹所宜裁節若用
度不足卽復重擾於民矣況西北二邊未平有饋運之
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明年將郊祀
嗣宗因條上應奉諸物以及工作凡減雜物十萬六千
省工九萬九千又言計省條奏事有可紀者望令判使

一員撰錄送史館詔以三司務繁不當日有纂錄可逐季錄送會罷三部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卧龍王廟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毀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馬以給北邊戰士有瘠弱者卽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嗣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牧放從之詔拜御史中丞大中祥符間真宗告謁太廟嗣宗立班失儀因自首真宗謂憲官當守禮法以其性麤略不之責加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剛果率易無所

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
詆叅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於
旦以爲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怒知制誥王
曾從妹適孔冕家閨門不睦曾從東封至冕家啜茗中
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曾密疏方行大禮願罷推究
宰相亦以冕先聖後將有褒擢乃隱其事嗣宗獨謂曾
誣構冕懼反坐乃求寢息會愆雨嗣宗請對言孔冕爲
王曾所訟儻朝旨鞠問加之鍛鍊則冕終負冤枉又侯
德昭援赦敘緋年考未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令史自
首亦無由知泐堂行首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

尋送銓授令錄真宗亟召王旦等詰之旦曰孔冕之罪
朝議特爲容隱不令按問誠非冤枉也德昭據吏部奏
驗乃行制命及其首露卽已追奪永錫先爲縣吏坐爲
本部節度市羊不輸算除名及公堂闕人李沆以其魁
梧因選擬官復用爲副行首在省祇事四年陳牒乞班
敘用因復送銓真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
他辭侵旦且不與抗乃已明年十月嗣宗復請對言去
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兗鄆苦雨河
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孔冕冤枉播在人口王曾
何居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章以聞真宗詔

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冕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冤枉感傷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今若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王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若再鞫冕不能自隱如何區處明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真宗亦優容之其强妄多此類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嘗自言知武事可授廉車以當此任宜召問之嗣宗願奉詔卽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真宗作詩賜之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旣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
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并
之家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放弟
姪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疇厚利願以
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詬辱
至目放爲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四年
邠寧陳興擅釋劫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
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
爲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爲之諱狐
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穴

得數十狐盡殺之潘祀遂息徙知鎮州發邊肅爲去三害居二
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掘邪狐按邊肅爲去三害居二
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寇準爲使嗣宗與之不
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嘗
游是州別墅在焉時人以爲榮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
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陝州再表請老且求
入覲遣使召還郊祀改靜難軍節度旣至闕下病足不
能朝謁乃求再知許州不復議休退寇準爲相素惡之
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辭以足
疾艱於拜起特免舞蹈許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

萬還許下準貶朝議以嗣宗藩輔舊臣特令月給奉五十千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五年卒年七十八廢朝贈侍中諡曰景莊錄其子二人甥二人官嗣宗事三朝最爲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狠務以醜言凌挫羣類爲中丞日常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請真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衆皆嗤之嗣宗好爲文而札尤甚奉祀之歲近臣皆爲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揮盛德慮爲後

所誦乃不許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子堯臣內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奉官閣門祇候禹臣太子中舍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邱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內艱起爲淮南轉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典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包苴

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藥器而已會有言其貪者太宗以爲誣召賜金紫擢禮部郎中逾月爲樞密直學士昌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官如價給之苦者恣其賣勿禁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羣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隱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詔皆從之是秋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具上奏先申審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宰刑中覆裁決以付中書當者行之否則宰相聞以論決命昌齡知院事月餘又權判吏部流內銓

數日授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三年改度支使拜御史
中丞下詔御史臺合行故事並條奏以聞獄無大小自
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李繼隆受命河
朔征討不赴臺辭昌齡糾之遣吏追還罰奉又劾陝西
轉運使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文寶坐
貶湖外至道二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占謝便殿太宗謂
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臨之卽怨
謗無由而生矣昌齡居位頗選愞無所建明真宗卽位
加戶部侍郎坐交結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咸平二年起爲殿中少監會詔羣臣言邊事昌齡求面

陳事機不報王均之亂命知梓州知雜御史范正辭劾其廣船宿犯亟代還知河陽丁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恙求領小郡復得光州就改光祿卿疾不能治事轉運使以聞命守本官分司西京尋請致仕真宗曰昌齡素無清譽乃授祕書監遂其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二廢朝錄子虞卿試將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至國子博士弟昌言至太子中舍昌言子晉卿仲卿耀卿並進士及第晉卿爲祕書丞從子絃

絃字仲綱父克明仕至提點廣東刑獄絃進士及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地產黃金民輸以代賦後金竭

責其賦如故紘奏罷之歷知於潛剡縣治有惠愛御史
知雜呂夷簡薦之改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稅知靈池
縣劉筠蔡齊舉爲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御史時召成
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紘言陛下卽位尚未能顯
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
遂罷歸遷殿中侍御史閣門使王遵度領皇城遣卒刺
事告賈人有爲契丹間諜者捕繫皇城司按劾命紘覆
訊紘悉得其寃抵卒罪降遵度曹州兵馬都監判三司
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南有聲會僧禳於文德殿紘
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正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唄

于其間何以示中外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路
轉運使遷侍御史建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
陣之法宜擇良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廩豐財用爲守
禦備舉种世衡等數人及奏罷貢餘物遺近臣遷知雜
事權同判流內銓爲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
者以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
傷前此劉隨爲所誣坐貶久未復紘使還具言其枉稍
徙隨南京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還刑部郎中
還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紘方
介有吏材篤於交游與劉顏爲友顏死移任子恩官其

子弟緯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爲閣門祇候鎮戎軍瓦亭砦都監積勞累遷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韓琦薦知保州以左騏驎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兵頗嚴不事厨傳數與宦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千斛爲常平倉奏下其法他州遷西上閣門使留再任卒子師中至天章閣待制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唐虢州刺史父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中爲浦江令持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征太原部送本邑糧饋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卽真授其任擢宗正丞開寶中初

置衣庫令孚主之俄坐事連逮抵罪語見趙普傳太宗
卽位起爲國子監丞知袁州還知開封府司錄叅軍事
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
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以紓湍決孚言治遙
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
決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朝廷議行封禪孚上封禪
頌召拜祕書丞賜緋魚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卽
日授推官遷監察御史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史雍熙
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議曰臣愚以爲不用干戈
不勞飛輓爲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於累卵生聚懷伏而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邊未賓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戍邊陲故非獲己暴露原野豈是願爲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彼雖嗜好

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
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爲考會賜金紫因顧安仁
問孛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孛名士也亟召
對亦賜金紫明年卒安仁生而穎悟幼時執筆能大字
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
咸推獎之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榷鹽院判官以
親老弗果往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
隸遂奏留書之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
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爲託
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

閱覽訂其工拙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贍召詣中書
獎諭翌日改遷太常丞真宗卽位拜右正言預重修太
祖實錄上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爲有急務者三
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其二
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
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
軍政其五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幾知制誥副
夏侯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嘗有將校笞所部卒死
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死繼判
尚書刑部兼制置羣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翰

林學士梁顥召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稱安仁文行
尋顥卒卽以安仁爲工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初字極
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北邊請盟首命安
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式遼使韓杞至首命
接伴凡覲見儀制多所裁定館舍文飲杞舉橙子曰此
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
圖經凡他國所產靡不知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
麗未聞有橙柚杞失於誇誕有愧色杞旣受襲衣之賜
且以長爲解將辭復左袵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
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及姚東之

至又令安仁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老
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
自是不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
東之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
其他其敏於酬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
體上益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宜
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錄三卷以獻二年春又與晁迥
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俄修國史
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爲泰山經制度置使

判兗州禮畢優拜工部侍郎內外書詔有切要者必經其裁進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修史奉祀又同知禮儀院八年知貢舉三典春闈擇士平允是故獨無譏訕上再賜詩嘉之尋知兼宗正卿舊制宮闈令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以安仁舊德俾知寺以次列狀取裁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定又爲仙源積慶圖皆統例精簡奏置修玉牒官事具職官志國史成遷右丞是夏又爲景靈宮副使屢得對言事嘗奏曰方今治定功成固軼前代陛下尚親庶政旰食忘倦然而君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爲式於天下

遂詔諸司掌常務有條例者毋或奏稟天禧二年改御
史中丞請給御寶印歷書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暴疾
卒年六十一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文定以其子溫瑜爲
大理寺丞良規爲奉禮郎承裕爲正字安仁質直純慤
無所矯飾寬恕謙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
喜愠女弟適董氏早寡取歸給養其甥董靈運尚幼躬
自訓導爲畢婚娶幼少與宋元輿同學元輿門地貴盛
待安仁甚厚元輿蚤卒家緒寔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
善訓諸子各授一經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雖
至顯寵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手自讎校三館舊闕虞

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
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
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
溫瑜後爲國子博士

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爲祕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張
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擢集賢校理兼
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通判蘄
州徙河南府知秦滁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荆
湖南路轉運使奏罷馬氏時所賦丁口米數萬石權判
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積官至光祿

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廓張子思並爲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正斬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改直祕閣同判宗正事遷祕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百姓請閣殘稅二分爲官伐芟以給河埽或以爲須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檄縣遂行而以擅命自劾進太子賓客權判殿中省遷尙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州郡爲政不甚力然善委任佐屬祿賜多分贍族人餘皆輸之酒家子君錫

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

於傍凡衾襦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
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
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
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
以爲法良規沒調知武強縣從韓琦大名幕府彥博及
吳充在樞筦更薦之爲檢詳吏房文字徙知大宗正丞
加祕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
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
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尚不較其費安有
教育宗室令自行束修之理詔悉從官給歷開封府推

官元祐初遷司勳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論蔡
確章惇有罪不宜復職大河不可輕議東回請亟罷修
河司以省邦費寬民力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軾之文
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爲之消縮公
論倚重隱如長城今飄然去國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
臣且將乘隙復進實係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
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
四方風動爲利博矣進邢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
中丞卽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君錫
素有志行後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賈

易劾軾題詩怨謗卽繼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徙應天因清明出郊具奠謁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瑩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

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平彭年師事徐
鉉爲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
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
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頗爲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
調江陵府司理叅軍因監決死囚怖之換江陵主簿歷
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爲知州喬惟岳倚任會樊知古
爲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丁內艱免御史中丞王化
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遷祕書郎爲大理寺詳斷官坐
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停官彭年素貧窶居喪免職賴
僕人傭販以濟真宗卽位復爲祕書郎喬惟岳刺史海

州及知蘇壽二州並表彭年通判州事咸平三年屢上
疏言事召試學士院遷祕書丞知閬州未行改金州四
年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
以爲遠計者其事有五一日置諫官二日擇法吏三日
簡格令四日省冗員五日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
道致治之坦塗也會詔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
彭年聞召之辭以貧乏請終秩景德初代還直祕閣杜
鎬刁術薦其該博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慎
修起居注賜緋魚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
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旣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

者仁恭己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內綏萬
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
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未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
惡犯顏旣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
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黃髮飴背心實多
知左右侍從何尙於茲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虛授
可建大中克彰慎東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
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
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叅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
正裨益無涯自匿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

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姦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爲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誠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

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先
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頃之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遷右
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御史舉職言
事唯彭年與侍御史賈翺數有章奏建白彈射真宗令
中書置籍記之加刑部員外郎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
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因命彭年與戚綸叅定多革
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
藝雖杜絕請託然寘甲等者或非宿名之士大中祥符
中議建封禪彭年預詳定儀注上言辦正包茅之用禮
成進秩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

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兼祕書監詔就賜食廳編次太宗御集賜勲上柱國嘗因奏對真宗謂之曰儒術汗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

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真宗爲製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焉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同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爲經度制置使以彭年副之又與謂同知禮儀院禮成加給事中時謂懇讓進秩彭年亦辭之不許又爲天書同刻玉副使國史成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叅知政事判禮儀院充會靈觀使天禧大禮爲天書儀衛副使又爲叅詳儀制

奉寶冊使正月九日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閣中如廁眩仆肩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問進兵部侍郎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五十七真宗親臨涕泗久之又覩所居陋敝歎息數四廢朝贈右僕射謚曰文僖錄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太常寺奉禮郎真宗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彭年像示之錫賚甚厚彭年性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子爲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未有

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故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
辯一無凝滯皆與真宗意諧及升內閣李宗諤楊億皆
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旣叢形神皆
耗遂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奉詔同
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閣門客省御史臺儀
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
百卷唐紀四十卷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忠言
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取焉
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沆遠甚

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爲政可稱所致立徹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辯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尙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祿甘爲小人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乾隆四年校刊

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

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七

任中正

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子奇
曾孫坦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及第爲池州推官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大府寺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遷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轉運使陳緯徙陝西舉中正自代太宗曰朕

自知之召爲秘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軀幹願長帝
擇大笏命內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民出
租賦平糴皆盈羨發運使王子與欲悉調餉京師中正
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歲有餘或
歲少歉則數不登患及吾民矣乃止擢監察御史兩浙
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官廩振之按普州盛梁獄
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憑由司旣而有與梁善
者密中之出爲荆湖轉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
擢樞密直學士代張詠知益州在郡五載遵詠條教蜀
人便之知審刑院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大

中祥符九年拜尙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
院改同知院事明年曹利用爲樞密使復爲副使再進
兵部侍郎叅知政事仁宗在東宮時以右丞兼賓客遷
工部尙書帝旣卽位乃拜兵部尙書中正素與丁謂善
謂且貶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獨營救謂降太子賓客知
鄆州中正弟尙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
右正言中師皆坐貶頃之以母老徙曹州遷禮部尙書
卒贈尙書左僕射謚康懿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
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眞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
中正事親孝平居簡素而飲食極豐美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真宗將祀汾陰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經制祀事辟掌牋奏累遷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改秘書丞以張知白薦遂爲右正言中正貶中師亦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稅未幾通判應天府曹利用辟爲羣牧判官徙知滑州入爲開封府判官累遷尙書度支郎中直史館知澶州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而廨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此始還爲諫議大夫判尙書刑部加集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行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許

便宜從事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濟急於籠利自薪芻蔬果之屬皆有筭而中師盡奏蠲之康定中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任布下遂並召爲樞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中師領修建進給事中宣撫河東不行求補郡以尚書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內徙得知陳州踰年上書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戶部侍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諡安惠中師性樂易平居自奉甚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惠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寃父迺得復故官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戶部度支判官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尋爲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攝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得採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聞東封還近臣率頌功德起獨以居安爲戒進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初置糾察刑獄司因命起起迺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並聽受訴

從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起聽斷明審舉無留
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
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
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卽入禁中懷
金錢出探以賜起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從祀
汾陰留權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數賜
書褒諭三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
院事進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
家飲酒旣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
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真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

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寇準準且貶起亦罷爲戶部郎
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遷秘書監徙揚杭
二州又徙應天府復爲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
知穎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性周密
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
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
更體法爲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起子延荷以孝友
聞官殿中丞延雋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補泰寧軍
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召

試直集賢院改太常博士權三司戶部判官契丹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廼嫂也禮不通問契丹使者語屈後修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修起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司使太倉贍軍粟陳腐不可食歲且饑琳盡發以貸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全活而軍得善粟鹽鐵官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度支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鑄下其議琳曰第五琦用大錢

法卒不可行乞令申試之鑄卒不就契丹遣蕭蘊杜防
來蘊出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
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
以當小國之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大小之異卿嘗坐
我殿上我顧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
小必啟其大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
尤器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時歲饑上疏請罷諸
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租賦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
元張燈州人夜聚遊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毋白也
已而果有火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軍中

動靜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貨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復爲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

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爲一易於勾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再遷吏部侍郎遂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時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旣驕橫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又議重賄吮斲囉使討賊得地卽與之琳曰使吮斲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中國利也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偕才

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論媪以偕幼宜得御寶許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章惠太后既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頃之爲戶部侍郎尋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爲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爲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以要賞琳以爲方事邊陲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旣而繼明數有論奏帝遣御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

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爲陝西安撫使元昊死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幾旣而遣使冊命夏人方圍慶陽琳曰彼若貪此可緩慶州之難矣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卽日迎冊使慶陽之圍亦解嘗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以五百戶驅牛羊扣邊請降且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間聞夏人方捕叛

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以騎三萬
臨境上以捕降者爲辭琳謀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
動賊疑有備遂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
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人愛之
爲立生祠改武勝軍又換鎮安軍節度使上書曰臣雖
老尙能爲國守邊未報得疾卒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爲
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於
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
薄之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爲蓬萊尉就辟登
州司理叅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將抵死遵辨
出之遷太常博士王曾薦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開
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隙發遵在廬陵時贓
事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復入爲侍御史判戶部勾
院利州路饑以遵爲體量安撫遷知邢州仁宗卽位徙
滑州爲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刑部郎中兼侍御
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賓客廢事有詔禁止
歷三司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
民元氏歲貢黎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

郎遵長於吏事爲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太
后嘗詔營浮屠遵毀漢唐碑碣代磚甃旣成得召用

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爲宰相祖從龜
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衛將軍後葬河南遂爲河南人
雍中進士第爲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州遷太
常博士寇準辟爲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司河決滑
州選爲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陝西轉運使入爲三司
戶部副使又徙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爲龍圖閣待制
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環原州
屬羌擾邊以雍爲安撫使建言屬羌因罪罰羊者舊輸

錢而比年責使出羊羴人頗以爲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以漢法贖金從之遷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雍在京東時平滑州水患以勞加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拜樞密副使丁母憂起復遷給事中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爲戶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爲甚雍爲振恤以疾請近郡遂知河

陽進吏部侍郎徙應天府又改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
陳安邊六事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
軍河中府益募土兵以備陝西卽涇原環慶有警河中
援之旣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
最當賊衝地濶而砦柵疎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里土兵
寡弱又無宿將爲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不報元昊
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
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
數百人雍召劉平於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
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爲賊所執雍閉門堅守會

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居一
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爲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
兼轉運司事遷尙書左丞加大學士初完永興城或言
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邠
岐之間皆恐而永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又遷禮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雍爲治尙恕好謀而少成
在陝西嘗請於商號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括諸路
牛以興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
青爲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子宗傑爲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雍卒宗傑子子奇

子奇字中濟階祖雍廕簽書并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
賜對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匠吏積爲
欺隱懼罪造飛語間之神宗遣大闢張茂則察其無私
勞之曰爲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授戶部判官爲湖南轉
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爲邊患宜拓取之後章惇開
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於遼導者改路回遠子
奇謂曰此去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爲出此導者又
欲沮子奇下馬館門外子奇曰異時於中門下馬今何
以輒易導者計屈歷河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
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使河北諸郡猶權鹽奏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罷之元祐初爲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陝西以病解起知
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刪酒戶苛
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
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爲用入爲吏部侍郎以
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爲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
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
起居舍人使於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覽而善之付
鴻臚令後奉使者視爲式遷殿中監知開封府再命使
遼時興邊議非時遣使以觀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其行

徽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稍復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
洪楊二州召爲戶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以便
親請外知河陽入辭徽宗曰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
速正之爲一道率坦至卽奏罷之政和初復爲戶部遂
改當十錢爲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
平又上疏言戶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八十
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及
他工技未作一切裁損時以爲當時張商英爲相坦多
與之合及商英去言者論坦助爲置竭之說以搖衆聽
又言坦建議鬻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

罪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
年六十二

趙稹字表微其先單父人後徙宣城爲人誠質寬厚少
好學吳大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風鑒故以女妻稹
擢進士第歷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崑
山縣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樞
密直學士李濬薦爲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
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拆憑由司帝祀汾陰爲留守
推官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真宗諭曰蜀
遠而數亂其利害朕所欲聞卿至悉條上之祇附常奏

毋著姓名積至數言部中事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
劫盜不得反逮繫平民楚掠誣服積適行部意其寃馳
入縣獄問得狀悉縱之遷工部郎中召爲侍御史知雜
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慎從吉知開封府
其子鈞銳受賕事連錢惟演積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
坐免惟演亦罷去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
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召工計歲織裁千
餘疋止以歲所織數上供久之或言積不達民情喜尊
大降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糾察在
京刑獄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部侍郎天聖

八年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積厚結劉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積積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爲笑章獻太后崩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禮部尚書旣病乞骸骨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僖質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力學家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問虜中事上疏請飭邊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封府司錄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布領荆湖

南路入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爲築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恠衒愚俗遂忤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溫其試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降監鄧州稅徙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日悔哭於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寇準貶布亦徙建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旣逐稍用爲白波發運使歲餘判三司開拆司出爲梓州路轉運使富

順監鹽井歲久鹵薄而課存主者至破產或鬻子孫不能償布奏除之遷祠部郎中權戶部判官擢江淮制置發運使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布一切罷去召爲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加直史館知荆南爲鹽鐵副使命管仲契丹使歷兵部刑部郎中拜右諫議大夫知真定府或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方窺伺中國備未可弛也築甬道屬滹沱河跨絕泥濘徙滑州改天雄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未幾爲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黃德和誣劉平降賊欲收平家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真定又徙河南府未至召爲

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
詆大臣及布皆爲不才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布不才
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者以周
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
進少傅皇祐間詔陪祠明堂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
身遷少師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
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傅諡恭惠子達性亦恬遠尚釋
氏學歷官爲司封郎中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補
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

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訥獨廢不耕御史知雜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遷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修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書奏貶修夷陵令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禪貶因緣戚里得

官向徙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
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
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爲瀆慢閣文應爲
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爲相
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纜數刻何
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擢天章閣待制
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內銓出爲河東路都轉運使召
還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丁母憂始許行服給實奉終
喪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數爭事上

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
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及育皆罷
若訥遂代育爲樞密副使王則據貝州討之踰月未下
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啟亂
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治有臣賊狀朝廷
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爲賊屈得一遂棄
市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使凡內降恩若訥多
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爲不可
若訥畏愴少過而前騶馭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皇
祐五年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

同羣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卒贈右僕射謚文莊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歷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叅軍跌蕩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

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沔奏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爲左正言論事益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提舉兩浙刑獄遂以起居舍人爲陝西轉運使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

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
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
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
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
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
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
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
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
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
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

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欵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審切居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畧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

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
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
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
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
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譴者歷知陝州河東都轉運
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
州邊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
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爲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
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
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

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叅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

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
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
召爲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沔讀冊故事
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旣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
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
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知青州又遷
觀文殿學士知并州而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
無檢守杭及并所爲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而使者
奏沔在處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姦及在
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爲恨會旻買

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汚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稅者幾萬端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汚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汚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汚卽捕按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汚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汚白晝使吏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汚見西湖上遂設計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臥起所刺配人以百數及罷盜其按去後有訴寃者多以無按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

大挺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嘗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
乃責寧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其後復光祿
卿分司南京居宿州會恩知濠州以尙書禮部侍郎致
仕英宗卽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叅知
政事歐陽修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
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然宜棄瑕
使過遂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爲觀文殿學
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沔居官以才力聞彊直少所憚
然喜宴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悍妬爲一時所傳
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
恣越法及汚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呂溱繼得罪自此守
帥之權宜微矣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黨
遵稔儉邪汚頗知兵而以汚敗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
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
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
殆亦未足與議也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八

高瓊

子繼勳
繼宣

范廷召

葛霸

子懷敏

高瓊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時李景據江南潛結契丹歲遣單使往復霸將契丹之命以乾從行使景方至江左謀間北使與中夏構隙以舒疆場之難遂殺霸居乾濠州聲言爲汴人所殺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蹙弱尋挈族歸中朝給田亳州之蒙城因土著焉瓊少勇鷙無賴爲盜事敗將磔於市暑雨剝潰伺守者稍怠卽

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
太宗嘗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門時瓊與戴
興王超李斌桑贊從瓊左手執勒右手執鐙太宗乃能
乘馬太祖顧瓊等壯之因賜以控鶴官衣帶及器帛且
勗令盡心焉太宗卽位擢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
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討幽薊屬車駕倍道還留瓊
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行
在太宗大悅慰勞之太平興國四年遷天武都指揮使
領西州刺史明年改爲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
練使車駕巡師大名命瓊與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

節分爲京城內巡檢坐事出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謀劫其導
從以叛瓊聞卽白丙趣還城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
矢單騎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賊入村後舍登墻以拒賊
首青脚狼者注弩將射瓊瓊引弓一發斃之遂悉擒送
于州丙上其事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
州刺史樓船戰懼都指揮使步船千艘赴雄州又城易
州師還爲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端拱初
遷左廂改領富州團練使是秋出爲單州防禦使改貝
州部署其出守也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並命焉數月

廷召等皆復補兵職瓊頗悒悒時王承衍鎮貝邱公主
每入禁中頗知上於瓊厚承衍每寬慰之二年召還故
事廉察以上入朝始有茶藥之賜至是特賜瓊焉三月
遷朔易帥臣制授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
度廷召輩始加觀察使不得與瓊比出爲并州馬步軍
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居上
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
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
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
言遂息改鎮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節度典軍

如故真宗卽位加彰信軍節度充太宗山陵部署復爲
并代都部署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大夏
上親巡河朔遣楊允恭馳往召瓊率所部出土門與石
保吉會鎮定旣而傅潛以逗留得罪卽召瓊代之兵罷
復還本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褒之咸平三年代還以
手劄不任持笏詔執挺入謁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范
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劒言者請罪之以問瓊瓊
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復
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
中車駕北巡時前軍已與敵接戰上欲親臨營壘或勸

南還瓊曰敵師已老陛下宜親往以督其成上悅卽日
進幸澶淵明年以罷兵料簡兵卒諸班直十年者出補
軍校年老者退爲本班剩員瓊進曰此非激勸之道宿
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敘補焉馬軍都校葛霸
權步軍司會以疾在告令瓊兼領二司瓊從容上言曰
臣衰老儻又有犬馬之疾則須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
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
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邊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未
幾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三年冬
疾甚上欲親臨問之宰相不可乃止卒年七十二贈侍

中瓊不識字曉達軍政然頗自任罕與副將叅議善訓
諸子繼勳繼宣繼忠繼密繼和繼隆繼元繼勳繼宣最
知名

繼勳字紹先初補右班殿直儀狀頗偉太宗見而異之
召問其家世以瓊子對擢寄班祇候累遷內殿崇班咸
平初王均據益州以崇儀副使爲益州兵馬都監提舉
西川諸州軍巡檢公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兵五百授繼
勳守東郭二門會賊攻彌牟砦繼勳引兵轉鬪至嘉州
敗之獲黃織金塗鎗以還有終益以勁兵復進攻二門
克之乃建幟城上諸將知城拔有終乃引軍薄天長門

賊復來拒戰會日暮有終欲少休繼勳曰賊窘矣急擊之無失也率十數騎鏖戰身被數創血濡甲馬死更馬以進會入內都知秦翰來援賊退保子城不敢出繼勳潛知賊欲夜遁開圍使得潰去均卒敗滅以功遷崇義使賊餘黨保山藪中時出剽劫乃徙綿漢劔門路都巡檢使繼勳募惡少年偵賊動靜窮躡巖穴掩其不備悉擒殺之又徙陝路鈴轄還朝遷洛苑使并代州鈴轄徙屯岢嵐軍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勳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

爾起乘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躪死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遷弓箭庫使賜金帶錦袍領榮州刺史徙麟府州鈐轄時屯兵河外饋運不屬繼勳扼兔毛川援送軍食師乃濟徙知環州又徙瀛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貧者明年大稔木生連理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遷內藏庫使以宮苑使奉使契丹還知定州遷西上閤門使昭州團練使徙鄜延路鈐轄坐市馬虧價失官已而復爲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州仁宗卽位改東上閤門使真授隴州團練使知雄州其冬契丹獵燕

薊侯卒報有兵入鈔邊州皆警繼勳曰契丹歲賴漢金
繒何敢損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
兩界也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
瀛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
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兼知渭州入宿衛出爲天雄
軍都總管願復護邊旣而留不遣後爲真定府定州路
都總管改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遂拜保順軍節度使
馬軍副都指揮使恭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爲莊獻
明肅太后山陵莊懿太后園陵都總管以老病乞骸骨
召見便殿許一子扶掖俾勿拜聽辭管軍授建雄軍節

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堤岸繼勳雖老躬自督役露
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卒年七十八
輟視朝一日贈太尉繼勳性謙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
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
嘉祐八年遵甫女正位皇后神宗卽位冊皇太后累贈
繼勳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諡穆武熙寧九
年帝詔宰相王珪爲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鍾
慶之碑遵甫亦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楚王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西頭
供奉官惠民河巡督漕船會歲饑多盜兼沿河巡檢捉

賊遷閣門祇候邠州兵馬都監曹瑋守邠數與言兵薦其可用乾興初以內殿崇班爲益州都監蜀人富侈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年飲搞之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歷磁相邢洺都巡檢使知安肅軍徙保州累遷禮賓使益州路兵馬鈐轄還爲西上閣門使涇原路鈐轄兼安撫使知渭州遷四方館使昭州刺史知雒州初元昊反聲言侵關隴繼宣請備麟府未幾羌兵果入寇河外陷豐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知并州俄寇麟府繼宣帥兵營陵并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

進乃具牲酒爲文以禱已而凌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
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
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邊軍
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躡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砦
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城五砦遷眉州防禦使卒

范廷召冀州棗強人父鐸爲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
十八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冠身長七尺餘
有膂力嘗爲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爲北面招收
指揮使世宗卽位入補衛士從征高平戰疾力遷殿前
指揮使從征淮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宋初從平李

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轉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太原征范陽秦王廷美嘗遣親吏閻懷忠趙瓊犒禁軍列校廷召預焉坐出爲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議北征召入爲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下涿州廷召復與賊戰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遷日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左廂移領高州端拱初出爲齊州防禦使數月授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領澄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於徐河斬首數千級淳化二年爲平虜橋砦都部署歷并代環慶兩路副部署至道中遣將從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隆爲環慶靈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白池獲米募軍主吃囉等兵器鎧甲數萬是役也諸將失期獨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上嘉之俄又爲并代兩路都部署三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爲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駕北巡廷召與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

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師還錄功
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被
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廷召在軍四十餘年
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群鳥
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
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子守均至散員都
虞候濱州刺史守信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守宣內殿崇
班守慶更名珪後爲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副使

葛霸真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於藩邸

踐阼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三遷至散員都虞
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校以霸爲驍騎軍都
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戰敗走之
斬獲甚衆俄召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
爲博州團練使歷潞代二州部署淳化元年擢殿前都
虞候領潘州觀察使爲高陽關副都部署進都部署凡
七戰召還制授保順軍節度典軍如故出爲鎮州都部
署徙天雄軍咸平三年車駕勞師於大名霸與石保吉
同來覲時康保裔沒於河間卽日以霸爲貝冀高陽關
前軍行營都部署二月就遷副都指揮使未幾改邠寧

涇原環慶三路都部署四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
感德軍節度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壠埽命爲修河都
部署未行屬北邊有警真宗議親征以霸爲駕前西面
邢洺路都部署又副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陣使駐澶
州明年召還以功特加封邑上言朝廷居明德心喪尙
過音樂請停迎授之制奏可是年冬以霸久典兵年且
老罷軍職授昭德軍節度并代都部署時廷臣有隸麾
下者頗擾軍民霸昏耄爲所罔真宗知之故有是召四
年夏徙知耀州霸雖懦然能謹直自持會東封表求扈
蹕旣以疾不能從車駕還次衛南疾少間迎謁行在上

嘉其意勞問久之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尉子懷信懷
正懷敏懷煦懷信至如京副使懷煦內殿承制懷正博
州團練使知滄莫二州

懷敏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閣門祇候歷同提點益州
路刑獄襄鄧都巡檢使契丹知隰莫保三州累遷東染
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遷西上閣門使上平燕策會
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
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
濁流砦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襲盡誅其黨在
雄州五年徙滄州懷敏爲王德用妹婿德用貶亦降知

滁州陝西用兵起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旣入對以曹瑋嘗所被介冑賜之令制置郵延環慶兩路存廢砦柵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眉州防禦使本路副都總管知涇原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郵延路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知延州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慶歷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砦督砦主都監許忠純環慶路都監劉賀天聖砦主張貴及緣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趙瑜等禦敵軍次安邊砦給芻秣未絕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旣而

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
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
曹英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軍都監李
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會兵聞元昊徙軍新壕外懷
敏議質明襲之乃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州砦劉湛向進
出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
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知和與英督軍夜發翌日湛進
行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珣英并鎮
戎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之俄報敵已拔柵踰邊
壕懷敏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

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賀率蕃兵鬪於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塞門東偏英等陣東北隅敵自徧江三葉燮會出四面環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蹂躪幾死輿致瓮城久之乃蘇復選士據門橋揮手以拒入城者趙珣等以騎軍四合禦敵敵衆稍卻然大軍無鬪志珣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諄曰爾得非總管廳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

往夜四鼓懷敏召曹英趙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
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
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皆毋得動平明從
吾往安西堡以英珣爲先鋒賀思純爲左右翼知和爲
殿聽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
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
敏不得已而還使叅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
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驅
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
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爲敵所斷

其子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毋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蓮華堡劉湛向進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久之贈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英知和珣保文質岳貴璘思純良臣及同時戰沒者及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涇原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贈官有差復降向進等官落郝從政趙瑜職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爲將而

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帝念之賜諡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办父讐瓊將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頗自用謀議不及叅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異懦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爲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爲最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宣繼勳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列傳
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
而不得與狄青郭逵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
器識之不足也歟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宋史卷二百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九

曹利用

孫繼鄴附

張耆

子希一等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贊子隨

狄青

張玉孫節附

郭達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

闕以武畧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諫卒

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遷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

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澶州射殺契丹大將撻

覽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利用

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閤門祇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車輓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晉德我畀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

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眾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讐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契丹遣使來聘遂命利用迎勞之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軍校乘衆怨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南騷動帝謂輔臣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畧盡心於事其

以爲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遇賊武仙縣賊持健標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遂斬首以徇嶺南平遷引進使歷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爲鄜延路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院事遂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利用在位旣久頗恃功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謂姦邪因言利用與之爲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掄軀以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迪坐是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爲會靈觀使進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左僕射兼侍中

武寧軍節度使景靈宮使詔如曹彬給公使錢歲萬緡契丹使者肅從順築驚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問勞相望於道利用請一切罷之從順乃引去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會上議者非之未幾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閣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閣門惶懼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謝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

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尋召張旻於河陽爲樞密使利用疑代已始悔懼焉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鞶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難屢卻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給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媼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

召崇勳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恨之
會從子泐爲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泐
不法事奏上崇勳請往按治遂窮探其獄泐坐被酒衣
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初泐事起卽罷利用樞密使加
兼侍中判鄧州及泐誅謫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
私貸景靈宮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
楊懷敏護送諸子各奪二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
十餘人宦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
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後其家請居鄧
州帝惻然許之命其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明道二

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諡襄悼命
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爲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歸所
沒舊產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
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蓋有守始終不爲屈
死非其罪天下寃之

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謙事李昇爲長劍都指
揮使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爲小校憤將兵
者不如期致其父沒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間久之
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終左藏庫使繼鄴初
以三班奉職監涪陽酒稅會宜州陳進反曹利用辟以

自隨爲前驅破賊于象州大烏嶺以功遷左侍禁端州
兵馬監押徙泰州永寧砦總徒城洛門改西頭供奉官
晁迥薦爲閤門祇候上禦戎策十數事又用曹瑋薦爲
鄜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
德砦與總兵者論事不協絀爲冀州兵馬都監起知保
安軍徙涇州使契丹樞密使曹利用欲用之繼鄴惡其
權盛陰知利用將有禍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軍統軍
致仕利用貶復爲崇儀副使遷供備庫使知石州徙保
州領恩州刺史知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擢爲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出爲環慶路副都總管道

宋史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 第五十一
改涇原路兼知渭州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
賊騎所從出也誠得屬羗與奉賜且羈其酋領使爲藩
籬則可無西顧憂矣爲步軍都虞候徙真定路卒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及卽位授
西頭供奉官嘗與石知顒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供備
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以功遷南作坊使
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邊兵未解徙鎮州行營鈐
轄又徙定州契丹圍望都耆與諸將從間道往援比至
城已陷矣耆與敵戰身被數創殺契丹梟將遲明復戰
而王繼忠爲契丹所執耆還因言天道方利先舉者請

大舉討之及上興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以爲不可
遷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明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
征者奏邊事十餘條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
還入對帝曰卿嘗請北伐契丹入塞與卿所請興師之
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領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者請行
帝喜命爲駕前西面鈐轄令至澶州候契丹遠近者馳
騎往改東面排陣鈐轄事平會曹州趙諫告者受金爲
人求薦禮部貶供備庫使潞州都監久之事稍辨復官
管勾皇城司帝以耆歷河東稔邊事召耆至宣和閣問
地里險易狀耆因言雲應蔚朔四郡間遣人以文移至

并代間非覘邊虛實卽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應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塔入餘間道皆塞之以示險景德罷兵者與曹璨李神祐岑保正閱軍籍請汰罷癯者遷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從帝東封遷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玉清宮者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罷判河陽丁父母憂起復徙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遣中書舍人張師德就賜告敕尋召爲

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會靈觀使先名旻至是表改名
耆加尚書左僕射歷河陽泰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
使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獻太后崩以左僕射護國軍
節度出判許州移襄鄧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耆爲
人重密有智數真宗在東宮嘗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
後又賜宸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故頗知傳記
及術數之學言象緯輒中章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耆
事之甚謹及太后預政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七
百楹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爲曲闌積百貨其中與
羣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償之欲錢不出也

所歷藩鎮人頗以爲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卽出就外舍論者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子二十四人得一慶歷中守貝州妖人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草禮儀伏誅可一坐與羣婢賊殺其妻棄市利一團練使誠一客省使樞密都承旨希一字簡翁以父耆任累官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州貝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其水門猶絙兄得一累監洪州鹽復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請徙邊兵內地以寬糴費每州歲爲市平以糴邊穀使人不能高下其價戍卒之孥給糧先軍士一日使其家爲伍保坐以逃亡之累皆

著爲法徙成都利州路鈐轄真定府路總管累使遼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河及役白溝兩屬民爲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統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輸中國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立稅故名兩屬惡有中國不役之理遼人詞塞以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弟利一

利一字和叔以蔭補供奉官光州都監提點京東淮南刑獄知莫冀二州爲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閤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謀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譙門元率衆遁去徙知保州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嘉

宋史卷一百九十一 死節
州團練使遼人刺兩屬民爲兵民不堪其辱利一緩來
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
且移詰涿州自是不敢復刺巡檢趙用有罪坐不察舉
改衛州鈐轄久之爲定州路鈐轄進馬部軍總管徙真
定大名府路歷知代滄澶鄭相州終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祖守斌事太祖爲龍捷指揮使
父全美事太宗爲殿前指揮使崇勳以父任爲東西班
承旨事真宗於東宮帝嘗曰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
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之事真宗卽位遷左侍禁
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雷有終討王均崇勳承受公事

以奏捷擢內殿崇班累遷西上閣門使羣牧都監改副使以左衛大將軍恩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尋提舉樞密諸房通進銀臺司事以英州防禦使爲馬軍都虞候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留爲客省使領羣牧使真宗久不豫寇準罷入內副都知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復相準嘗以謀訪崇勳崇勳以變告丁謂得其辭夜造曹利用共議發之翌日誅懷政擢崇勳鄧州觀察使不拜乃以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羣牧使初羣牧置使皆以文臣領之崇勳曰馬者戰備雖無事可去邪仁宗卽位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

授殿前都虞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知定州歷馬
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宣徽
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宮中火爲修葺副使又歷鎮南定
武軍山南東道節度使章獻與仁宗言先帝最稱崇勳
質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百官請洪福院上章懿冊
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日中期不至
御史中丞范諷劾奏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陽三
城節度使判許州翌日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人訟寃
遂罷同平章事知壽州徙亳州復知陳州契丹將渝盟
朝廷擇將備邊崇勳請行復拜同平章事判定州旣而

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宗誨納賊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贈太尉謚恭密尋改謚恭毅崇勳性貪鄙久任軍職當真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於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父遇爲武騎軍校與契丹戰歿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遷西頭供奉官真宗卽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帝幸澶淵守恩從行數見任使遷博州刺史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帝不豫中宮預政以

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度使
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天聖初加步
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爲永定陵總管雷允恭
邢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土石相半人疫功不就守
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徙節河陽三城歸本鎮知澶相曹
三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管歷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
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守恩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
子元吉通賂遺市物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
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
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編管卒貶所

守贊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
守贊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爲
動容卽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聽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
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傅婢拊視之稍長習通文字王爲
太子守贊典工作事及卽位授右侍禁李繼遷叛命使
綏夏伺邊釁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幸大名爲駕
前走馬承受康保裔與賊戰沒部曲畏誅聲言保裔降
賊密詔守贊往察之守贊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還奏
稱旨詔恤保裔家以守贊爲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帝
幸澶淵及祀汾陰皆爲駕前巡檢累遷東綾錦副使從

幸亳州命修行宮轉崇儀使提舉倉草場帝甚親信之遣中使問守贇曰欲管軍乎爲橫行使乎守贇曰臣得日近晁旒足矣尋遷西上閤門使提舉諸司庫務以右千牛衛大將軍昭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每契丹使至與楊崇勳迭爲館伴副使几十餘年擢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改馬軍并代州都總管累遷步軍馬軍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俄以修大內勞除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坐贓廢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旣入見帝問西事守贇

言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鬪邪宜併其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成帝然之劉平石元孫敗人有以降賊誣告者守贇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爲質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掌御劍以隨之然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爲士卒所服尋詔駐軍河中居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爲陝西緣邊招討副使時晏殊宋綬知樞密院又召守贇同知院事隨卒守贇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疾稍平復爲真定府

定州等路都總管未至徙高陽關就判瀛州卒贈太尉
諡忠僖

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爲茶酒班
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爲率府副率兼春坊謁
者及卽位除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累遷西上閣門使出
爲天雄軍兵馬鈐轄以母疾召還領三班院再遷四方
館使營州刺史出知衛州真拜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遷
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爲鄜延路副都總管隨本名元亨
與元昊有嫌因奏改焉尋徙環慶路未幾復還鄜延元
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

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羗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效及守贇知樞密院事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石元孫敗以隨知河中府守贇經略安撫陝西留領會靈觀事守贇還復爲陝西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帝曰朝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機密爲嫌時隨已病次陝州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諡莊恪隨在邊陲無多戰功然慎重少過

論曰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七

十年無鋒鏑之虞勲業固偉矣嶺南之戰亦豈可少哉
恃功怙寵禍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耆崇勲二夏奮鬪茸
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不取也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爲
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
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
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
金湯城略宥州屠隴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
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
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

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

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
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
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常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
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
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
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略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
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
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
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

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道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聘貽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

汜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
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
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
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
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常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
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
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
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
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
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

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
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旣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
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卧
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
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
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
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旣至檄余靖無通使假
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
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
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

啟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土卒輒指日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恠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廼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諡武襄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旣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

其勇旣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調其家事子諮詠並爲閭門使詠數有戰功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制祭文遣使賫中牢祠其家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關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以爲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賊列三銳陳以逆官軍軍小卻玉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賊

宋史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
大潰帝召見使作銳陳於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擢爲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諒祚攻大順城玉以兵三千夜擊之驚潰而去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叛玉襲逐于石門卒窮蹙請降玉斬二百人坐奪職降爲陵州團練使居數月復之王韶開熙河玉遷宣州觀察使爲副都總管河北置三十七將以玉爲第一將入爲馬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

孫節開封人少隸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延州數攻破敵若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青討

智高辟隸麾下至歸仁舖節爲前鋒直前搏戰賊銳甚
節鏖山下俄中槍而沒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封其妻
爲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奉終
其喪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逵
爲三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延安
清剛社募兵誤殺熟羌將論死逵請而免之活壯士十
三人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
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没人服其先見陳執
中安撫京東奏爲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

推葛懷敏達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歎曰君真知兵懷敏既覆師矣爲真定兵馬監押保州卒叛田況遣達往招之達與亂者侍其臻嘗同事范仲淹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卽與其黨韋貴史克順皆再拜邀達登城既見申論禍福衆或疑不卽下曰若降恐不免達請以身爲質於是開城降論功加閣門祇候環慶兵馬都監遭母憂不得解官凡三請乃許慶帥杜杞贖以錢四十萬謝弗受卒喪爲涇原都監拔古渭城轉通事舍

人徙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副吳奎使契丹值其主受尊號入觀禮使還黜爲汾州都監龐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諉達達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加帶御器械爲路鈐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爲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遷禮賓使徙南路鈐轄知邵州武岡蠻反達討平之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達掌宿衛遷殿前都虞候出爲涇原路副都部署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達雖立軍功而驟

躋政地議者不厭諫官御史交論之不聽神宗卽位遷
靜難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
州至鄆七日徙鎮鄆延种諤受鬼名山降取綏州夏人
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達曰虜旣殺王官
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
旣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達曰此
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
尙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基尙曰二砦之北舊有三
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
虜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達匿而不下

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達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
手詔褒答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達曰詢庸人
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
無復敢向化矣達謂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謀告將斬
之於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
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色
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
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達議出兵達曰諤狂生爾朝廷徒
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召達還明年
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達案其不法朝

廷遣蔡確鞠之謂達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管召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鄜延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劔甲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至廣西討拔廣源州降守將劉應紀又拔決里隘乘勝取枕榔門州大戰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屏處十年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進廣州觀察使知河中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

舉崇福宮卒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達忼慨喜
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
生之一法爾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
達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
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
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旣斬李信劉
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達託以後事且泣
言不得終養母達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
捷於新砦神宗謂達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每
戰先招懷後戰鬪愛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

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驚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達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爲知名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宋史卷二百九十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

吳育

宋綬

子敏求
從子昌言

李若谷

子淑孫壽
朋復圭

王博文

王巖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億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育少奇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

宦官典護歲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者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歷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諫職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卽誅滅矣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

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
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賔姑嚴守禦
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
者利於持重羗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乘銳見小
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
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既而諸將多覆軍
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上言
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
復脩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迨稍安靜則又無敢
輒言者若政令脩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治賞罰明將帥

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遁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囑厮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累遷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

欵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疏曰
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權
今二蕃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
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
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
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
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欵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
能投謝轅門卽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
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
對不易育議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吏一流嶺

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時歲饑多盜有嚴賞功之法嘗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慶歷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於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章獻章懿太后升祔真宗廟議者請覃恩且優賜軍士育曰無事而啟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者帝以語輔臣育曰此必建議者欲動搖上聽臣以身

許國何憚此耶向綬知永靜軍爲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營助欲傅輕法育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有育曰非瘖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不爲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以爲樞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喧爭爲不肅

故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班未幾出知許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卽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

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遣內侍賜以禁中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育爲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懼奉行復爲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

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爲諫官劉元瑜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夏人旣稱臣而並邊種落數侵耕爲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謂要契未明而亟城則羗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文河東又遺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旣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

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
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閱囚辨非罪竄舞
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正肅育性
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
卽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仲
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旣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
多爲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府待問
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永興時
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在西臺與宋庠
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少時力學得心

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後數發每發數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弟充爲宰相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與父臯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

舍止卽以奏將祠亳州太清宮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
爲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
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
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
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玉清昭
應宮判官累遷戶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真宗實錄
進左司郎中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
始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顯進講同修國史遷中書
舍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
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

明殿垂簾決事而仁宗未嘗獨對羣臣也綬奏言唐先
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
品以下官決徒刑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
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
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
張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
懿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
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用始置端明殿
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
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

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爲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

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初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爲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興土木爲違近詔卽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爲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爲聖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常謂唐太宗爲諫官所詆不以爲愧何若動無過舉使無得而言哉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德閼以稱坤儀旣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

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勵羣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

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旣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財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預蘇舜欽進奏院會出簽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習唐事奏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爲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爲令加集賢校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爲羣牧度支判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可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

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秩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爲說故因是去之是歲卽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爲姪奏官敏求疏其亂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出知潁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

語切直擢寘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帝獨
全護之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爲帝言比羣
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
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
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
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
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
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
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
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

舍而無學官故士輒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爲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寃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剛剝狀者甚衆竊歎郡縣之不治旣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鬻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爲胥橐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彊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卽斷北流

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
王亞以爲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
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
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
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
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唱爲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
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成
轉少府監卒贈絹二百匹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游學依姻家趙況於洛
下遂葬父母緱氏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課民

輸木檄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輸者因以取賧若谷度材別其長短大小爲程置庭中使民自輸改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沱茶歲約戶稅爲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買以償其數知連州真宗將朝謁太清宮選通判亳州累遷度支員外郎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楗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悅構於朝徙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盜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

丹陛辭不俟垂簾請對迺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
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
爾王蒙正爲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監
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
投屍水中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旣而逃歸
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於市自是寇稍息累遷太常少
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爲大
埽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
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爲
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

谷使作露圃圃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法焉遷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撻冒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瀕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止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瘡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勾於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春爨還勾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貴人多葬洛陽敕使須索煩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所調移府逆爲營辦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贅婿亡賴委妻去爲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爲保

有犯并坐之愎者削去籍名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媿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矣帝悟爲下詔諭中外以耳疾累上章辭位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諡康靖若谷性資端重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多見思少時與韓億爲友及貴顯婚姻不絕焉子淑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真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校書

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修真宗實錄爲檢討
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召試
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
寺擢史館修撰再遷尙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
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
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
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
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爲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爲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
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尙書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

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辨不報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復再爲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爲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風眩卒贈尙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

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爲時所稱其他文
多裁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
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
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
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邪祁遂
得罪去其傾側險陂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
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別集
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
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皇后誕育二聖爲

國文母獨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遷羣
牧判官擊斷敏甚皇城卒邏其縱遊無度出知汝州盡
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旼旼死又經理其家以饑歲營
州解勞民降爲荆門軍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鳳
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以席爲屋督吏家
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蕪田三萬頃縱民耕擇其壯者
使習兵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陜壽朋度必東潰論居
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
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性疎
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詔

中使撫其孥賜白金三百兩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率困憊豪杜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賦吏脫免復圭控籍役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閭揮所執鐵椎椎殺爭者於廳事立斬之徙知相州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指揮號聽子馬子弟相承百年無他役復圭斥不如格者選能騎射士補之爲度支判官知涇州始時二稅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又覆折之復圭爲奏免民立生祠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運使浙民以給衛前役多破產復圭悉罷遣歸農令出錢助長召人承募民

便之瀕海人賴蛤沙地以生豪家量受稅於官而占爲
已有復圭奏蠲其稅分以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
慶州夏人築壘於其境不犯漢地復圭貪邊功遣大將
李信帥兵三千授信以陳圖使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
還復圭斬信自解又欲澡前耻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
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後七日秉嘗舉國入寇御史謝景
溫劾復圭擅興致士卒死傷邊民流離謫保靜軍節度
副使歲餘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
與破金湯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
曹蔡滄州還爲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卒復

圭臨事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爲王安石所知故旣廢卽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藩邸爲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爲公卷人謂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以年少罷歸後諫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爲言召試舍人院爲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調南劍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監荆南榷貨務遷殿中丞陳堯咨薦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真宗幸亳權江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以疾請出知

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吏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僞爲乾祐天書事覺能旣敗死先與其徒就禽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七人得以減論還爲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服除爲三司戶部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遷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屬羗撒逋渴

以族落數千帳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鶉鴿泉砦
梧州刺史杜澄內殿崇班趙世隆戰沒博文劾奏內侍
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爲涇原環慶兩路鈐轄提重
兵駐大拔砦玩寇逗留耗用邊費請用曹瑋田敏代既
而文質懷信坐法遂以瑋知永興軍使節制邊事會瑋
病不行又用敏爲涇原路總管寇遂平遷尚書兵部員
外郎爲三司戶部副使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判
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內侍
羅崇勳同鞫真定府曹汭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
閣直學士知秦州爲走馬承受賈德昌所毀徙鳳翔府

又徙永興軍明年德昌以賊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爲熟戶畜牧又或以遣遠羌易羊馬故常沒者數百人其禽生羌則以錦袍銀帶茶絹賞之閒有自歸而中道爲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習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旁路又言河西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閒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譏察之再遷右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餘畢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

樞密院事踰月而卒帝臨奠贈尚書吏部侍郎博文以
吏事進多任劇繁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
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
獄議者多謂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勲傳致其罪子疇

疇字景葵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
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
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
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闖人指使則疇實耻之用賈
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事以諫皇祐
中手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惟公頌召試直

秘閣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爲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歷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迺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爲衆人遊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倚摠人罪寢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遷給事中英宗旣卽位感疾皇太后垂簾聽政其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

上疏請御朝聽政及永昭陵復上祭仁宗虞主於集英殿以宗正卿攝事疇奏曰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山陵嗣君不得親往則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攝事若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或聖躬未寧亦宜勉強況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聞於中外此先帝所以託天下也臣願始終令德以全美名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疇復上疏曰廟社擁祐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缺然伏望思太祖太

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闇然不光未幾又上疏曰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則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彊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質自疾平以來於茲半歲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羣臣關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

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
事故謙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
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爲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務
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
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
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
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爲陛
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天下
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
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

則衆心夕安矣況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
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入耳修身行己德業日新而
知者無幾則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
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
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
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
也有始有終者賢聖之能事在陛下勉強而已疇又上
疏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時大臣亦有請帝乃出禱雨
都人瞻望驩呼數日皇太后還政疇又上疏請詔二府
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

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拱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於天下矣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爲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

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倣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聖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因此公輔不悅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器異之遷翰林學士尙書禮部侍郎同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密副使於是公輔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公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帝

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疇
名臣子性介特勵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疑
然言必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久
終於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醜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毀過人既長狀
貌奇偉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
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遷太常博
士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戶部判官使契丹還判都
磨勘司以尙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方
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歉民力彫敝請罷土木之不急

者三司節度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罪鬩以同里爲利用所逮黜知湖州徙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學士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獻媼家衆莫敢迂其意鬩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擢天章閣待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內銓累遷刑部益利路旱饑爲安撫使以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鬩潛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卽戮之及旦人莫知也

其爲政有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祐五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天聖中嚴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嚴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嚴殊未以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嚴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嚴與陳執中張觀

同日罷黜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未幾得暴疾卒
贈戶部尚書諡忠穆黜少時館禮部尚書王化基之門
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
基曰後三十年黜富貴矣果如所言

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宋
綬博洽明敏若谷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先後
與政僅能恭慎寡過保有祿位施及後嗣敏求淑俱練
達典故傅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視疇之介特數建
忠謀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王黜不留意曹瑋之言卒
以昧於邊事見黜宜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